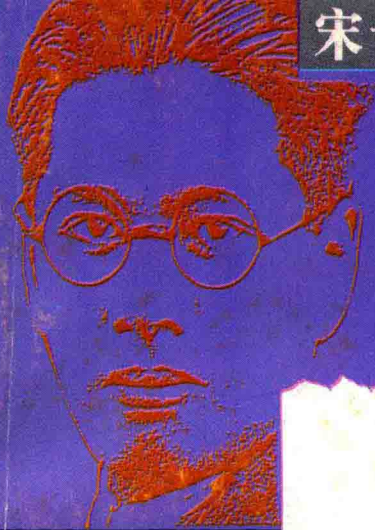


宋子文



鲍罗廷
及夫人

民国 春秋丛书

MIN GUO CHUN QIU

CONG SHU

《民国春秋》编辑部 编

江苏古籍出版社

民国要闻探秘

——《民国春秋》杂志荟萃

- 绝密的《二十一条》是谁泄露的
- 一桩对民国总统的“名誉诽谤”案
- 鲍罗廷夫人历险记
- 张学良沉默五十五年后畅谈民国历史
- 日军特殊情报机构在中国的活动
- 戴笠香港被扣记
- 陈璧君受审记
- 西安偷运黄金案见闻录



民国春秋丛书

民国要闻探秘

《民国春秋》编辑部 编

江苏古籍出版社

民国要闻探秘

编者：《民国春秋》编辑部

责任编辑：王春南

出版：江苏古籍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发行：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排：南京理工大学激光照排公司

印刷：句容市排印厂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1.875 插页 1

· 1996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字数：256,000

印数：0001—20000 册

ISBN 7-80519-825-X/K · 410

定 价：12.90 元

（江苏古籍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
句容市排印厂调换）

编者的话

民 国史通俗刊物《民国春秋》双月刊，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创办于1987年1月，至今年底已历10载，出刊60期，600余万字。虽然本刊在史学期刊中发行量是较高的，但仍有 很多读者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没有能订到本刊，或没有能订到前几年的本刊，并以此为憾。而本编辑部又一时出不了《民国春秋》合订本，不能弥补这部分读者的缺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编辑出版《〈民国春秋〉杂志荟萃》，以应众多读者阅读之需。

本刊创办10年来，承读者厚爱，专家、学者扶持，始终保持了自己鲜明的特色，在林林总总的期刊激烈竞争中，占有了相当的优势。先是被评为全国历史专业类核心期刊，继之又荣获华东地区首届优秀期刊评比一等奖，1995年夏获江苏省首届优秀期刊评比一等奖。本刊同仁精心组稿，精心编稿，使刊物真实可信，清新生动，贴近社会，贴近读者，始终呈上升趋势，在读者中影响日广。

不但新近出版的《民国春秋》以题材新、史料新给读者耳目一新之感，而且数年前刊于《民国春秋》的文章，重读之下，也别有一番情趣。本刊有保存价值、使用价值、研究价值。海内外数十家报刊，包括《人民日报》、《新华文摘》、《文汇报》及

台北《传记文学》等，都转载过本刊文章。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全文复印过本刊数十篇文章。编写某些民国史书籍，更是须以本刊为重要参考资料之一。如撰写关于审讯汪伪汉奸的书籍，必得要参考本刊，因本刊有的文章纠正了一些图书的谬误，甚至补正了档案史料中的疏失。

《〈民国春秋〉杂志荟萃》共分四册：《民国要闻探秘》、《民国要人剪影》、《民国要案寻踪》、《民国艺苑风景线》。《民国要闻探秘》，收入角度较小，写法较新、真实再现民国重大历史事件的文章；《民国要人剪影》，收入生动记叙民国军政、外交等名人一生经历重要侧面或片段的文章；《民国要案寻踪》，收入详细描述民国重大的、轰动一时的、至今人们知之尚少的暗杀事件和诉讼事件的文章；《民国艺苑风景线》，收入深刻反映民国电影界、戏剧界和文化各界名人的风貌、情操、遭遇、成就的文章。4册字数共100多万字，约占《民国春秋》创刊以来所载文章总字数的大约1/5。《民国春秋》10年所刊文章，大体集粹于此编。

读者对本书有何批评、建议，对《民国春秋》有何批评、建议，望随时指陈，不吝指正。

目 录

- | | |
|-----|-----------------------|
| 1 | 绝密的《二十一条》是谁泄露的 |
| 5 | 张宗祥帮助蔡锷脱险真相 |
| 8 | 一桩对民国总统的“名誉诽谤”案 |
| 11 | 云南一九二〇年“洋人质”事件 |
| 20 | 孙中山立遗嘱 |
| 24 | 廖仲恺遇刺轶闻 |
| 27 | 鲍罗廷夫人历险记 |
| 32 | 一幕“螳螂在前，黄雀在后”的闹剧 |
| 35 | 北洋军阀政客在天津的寓公生活 |
| 44 | 抗战前华北武装走私奇闻 |
| 49 | 邓演达遇害前后 |
| 54 | 蒋廷黻衔命访苏记 |
| 62 |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与阎锡山秘密会谈的台前幕后 |
| 72 | 张学良沉默五十五年后畅谈民国历史 |
| 93 | 日军特殊情报机构在中国的活动 |
| 105 | 日军在华伪造“法币”事件的内幕 |
| 110 | 花园口黄河决堤真相 |
| 116 | 国民党派驻新四军“联络参谋”真相 |

- 129 汪伪“第一夫人”出巡记
- 142 戴笠香港被扣记
- 145 日军杉坂少佐座机坠毁事件
- 148 宋子文同邱吉尔的争辩
- 152 周作人的受审
- 163 陈璧君受审记
- 174 巨奸陈公博伏法记
- 179 蒋介石为什么不杀周佛海
- 183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内外
- 203 西安偷运黄金案见闻录
- 208 冯玉祥珍藏的毛泽东名片的来历
- 212 一场“抽签”从军的闹剧
- 216 扬子公司怎样化险为夷
- 221 蒋桂上海鸦片争风案
- 228 断送宋子文政治生命的黄金风潮案
- 238 活财神绑架交警轰动石头城
- 246 南京政府覆亡前蒋李的“窝里斗”
- 256 陈布雷家人为陈求签问佛
- 261 陈布雷遗书之疑
- 274 汤恩伯与“京沪之战”
- 286 柳亚子“非常可骇”的建议
- 290 截阅蒋家父子家信的一段亲历
- 293 蒋介石宜兴认祖祭扫
- 300 蒋介石三次“引退”
- 308 蒋家王朝的“内廷”——侍从室
- 323 雪窦寺与蒋介石一家的“佛缘”

- 333 杜月笙的一次堂会
338 马鸿认子案
341 旧上海的集团结婚
346 猖獗一时的南澳海盗
350 民国两次南北建都之争
357 国民党军队上将军衔的授任
369 民国首次评定市花活动

绝密的《二十一条》是谁泄露的

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最早究竟是由谁透露出来的？又是怎样透露的？许多史著和文章对此语焉不详。笔者在阅读民国史料时，发掘到有关这一问题的一些史料。现据此谈点一管之见。

1914年的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的一些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欧战，无暇顾及在远东地区的扩张。日本则利用这一形势，趁机加强在华的侵略势头，企图排斥其它帝国主义国家，达到独霸中国的目的。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特务在华活动十分频繁。早在大战爆发前夕，日本参谋本部就已获得情报，得知袁世凯确有做皇帝的念头。所以，这一阶段，日本帝国主义很注意加强与袁世凯身边一些人的联系，以了解袁世凯的心态，掌握袁世凯的动静。

1914年8月，离大战爆发不到一个月，日本政府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把中国的青岛租借地及其周围地区，

包括胶州湾在内交给日本。德国当时虽然无法采取强硬态度，然而还是拒绝了日本的要求。日本遂派军在山东登陆，德军在做了两天的象征性抵抗后投降。日军占领青岛，接管了整个德国租借地，控制了胶济铁路，并想进一步全面控制中国政府。

到了1914年底，日本帝国主义再也按捺不住了，于是在1915年的1月18日，由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秘密会见了袁世凯，面交充分暴露日本政府狼子野心的《二十一条》。当日置益陈述完《二十一条》的基本内容后，袁世凯十分吃惊，当时他表情严峻，回答说：“此条款请与外务部会商。”临行，日置益威胁说：“如秘密（指《二十一条》）泄露出去，日本当断然采取行动。”《二十一条》共分五号：第一号是关于山东，第二号是关于满蒙，第三号是关于长江流域，第四号是关于福建省，第五号是关于中国政府聘用日本顾问、中国武器的标准化以及全国警察聘用日本教官等问题。

袁世凯与日使会见后内心是非常不平静的。据顾维钧1960年对胡适的入室弟子唐德刚（美国纽约市大学教授）口述历史时说，袁世凯在与日置益见面后，就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确定了同日本谈判的方针，并让当时的外交总长孙宝琦辞职，再次任命职业外交家陆徵祥为外交总长。之后，袁世凯单独召见了陆徵祥，经过密商后，决定不顾日本的威胁，把《二十一条》的内容透露出去。陆徵祥离开袁世凯的大总统府后，立即找来了顾维钧。顾维钧当时任外务部主事兼英文秘书。顾接受命令后，立即携带《二十一条》文本，秘密送往美国大使馆。陆徵祥的原意是先交给英国的路透社，而顾维钧却首先送往美国大使馆。美国新闻界得到《二十一条》后，如获至宝，立即予以公布。消息传出后，迅速引起了世界舆论的注意，更是

深深地震惊了美国政府，并对 1921 年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产生了微妙的影响。

在以后几个月的中日马拉松式谈判过程中，每天下午或第二天，顾维钧都去见美国公使芮恩施和英国公使朱尔典，向英美通报谈判情况。

由此可见，最早向全世界披露日本试图灭亡中国，把中国变为日本殖民地的《二十一条》的是美国，而授意泄露《二十一条》的则是袁世凯本人，陆徵祥参与其事，顾维钧是具体执行者。遗憾的是这其中还有许多细小的情节无从核查清楚，盖其原因是顾维钧所保存的 1931 年以前的文件，收藏在天津他的私宅，而其中有关这部分的文件全部丢失。

那么，袁世凯为什么要指示陆徵祥、顾维钧把《二十一条》的内容透露给新闻界呢？

原来这是他的一个计谋。围绕《二十一条》，中日双方举行谈判，袁世凯的策略是尽量拖延。他指示陆徵祥，“要尽可能拖延下去。”而日本方面则想尽快结束谈判，尽快签字订约。为了执行袁世凯的指示，陆徵祥想出了许多办法来拖延谈判。日本要天天谈，每周五次，陆徵祥则提出每周开一次会，并和颜悦色地和日方争辩。他说他很忙，有许多别的外交问题等他处理，他还要参加内阁的会议。最后达成妥协，每周中日双方会谈三次。袁世凯之所以采取拖的策略，是为了期待西方列强出面干预。这就是袁世凯要把《二十一条》的消息和内容透露出去的原因。袁世凯的本意是想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借助欧美的力量来牵制日本，以便在复辟帝制问题上少付出一些代价。美国政府在得到《二十一条》的消息后，确也向日本政府施加过压力，美国政府通过日本驻美大使和自己的驻日

大使将美国的立场通告东京日本政府，尽管这样，袁世凯还是没有完全达到目的。到1915年5月7日，日本提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答复。袁世凯不甘心放弃做皇帝的念头，结果还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于5月9日签订了《二十一条》。这样，不仅袁世凯为国人憎恶和唾骂，而且参与签订《二十一条》的陆徵祥也成为众矢之的。

赵映林

张宗祥帮助蔡锷脱险真相

天津《今晚报》于1986年5月16日登载了一篇《关于蔡锷脱险的新解》的文章，首次披露：当年帮助蔡锷摆脱袁世凯羁绊，潜逃出京的历史功臣，是现代著名学者、画家、书法家张宗祥，而非外界历来所传言的小凤仙。嗣后，上海《文汇报》于同年10月4日摘要转载了这篇文章，改题为《帮助蔡锷脱险非小凤仙》；《报刊文摘》亦加以转载。

《新解》依据何在？作者说：最近在浙江省图书馆发现了张宗祥先生所撰《记一幕猴戏》，在其后记中说：“袁世凯要‘追蔡之信’首先是由陈公侠（陈仪）得悉的，由于其他人都参加了进步党会，‘皆袁氏注目’，很难接近蔡锷，唯有张宗祥平时‘不参加任何党会’，无‘政治色彩’，而‘追蔡之信’又事关重大，因而富有爱国之心的张宗祥毅然决然自动要求担当起去送信给蔡锷的重任。蔡锷乘火车逃离北京，直往天津，也是由张宗祥一手安排，并亲自陪同前往的”。笔者近日有幸翻阅张宗祥手稿

《记一幕猴戏》，反复研读，觉得手稿所记与《新解》作者所谈大相径庭。

《记一幕猴戏》中提到蔡锷离京赴津、东渡日本之事计有两处。一处为正文第9页第1面：“又数旬而蔡氏易装遁矣。袁氏知蔡遁，命陈仪追之。蔡之同谋者亦与陈至稔，知此事，陈仪又木强，忠于所事，不能说之纵



蔡，于是赶陈前先至津，嘱蔡迁寓，俟有船即行。迨陈至津，历访蔡之友人，均不得踪迹，废然以返。”另一处见后记：“予向不参加任何党会，因百里（蒋方震）识松坡（蔡锷），二人皆进步党，往还意气之间当相得。公侠追蔡之信既得，他人皆袁氏注目，予时一冷曹，且无政治色彩，乃自任之，速蔡行外，兼在津市赁一宅。”

将《新解》文字与张老的叙述两相对照，不难看出，《新解》的错误之一是：将后记中“乃自任之，速蔡行外”误解为张宗祥在北京给蔡锷送信并安排和陪同蔡锷前往天津。殊不知蔡锷早已“易装遁矣”，而张宗祥“乃自任之，速蔡行外”就是自告奋勇赶至天津，“嘱蔡迁寓，俟有船即行”。据有关史料，蔡锷离京赴津是得到袁世凯批准的，并非秘密行事。当时，蔡锷已患喉症，经日籍医师证明和向袁世凯请假获准，于1915年11月住入天津日本医师开设的共和医院，趁机加紧筹划和布置反袁事项，并经常往返京津之间。所谓张宗祥一手安排和陪同蔡锷

逃离北京是没有历史根据的。蔡锷最后一次由北京去天津是1915年11月17日，同月19日即离津潜往日本，然后转道赴滇。张宗祥急匆匆赶往天津送信从情理推测，极有可能就是在这二、三天里。

“新解”的错误之二是：将袁世凯命陈仪到天津追蔡锷误解为“袁世凯要‘追蔡之信’首先是由陈仪得悉的。”张文说“蔡之同谋者亦与陈至稔”，指的是蒋百里。蒋是日本士官学校第三期毕业生，早陈仪两年。陈仪受命之后向蒋透露了消息，蒋因陈仪此时固执愚忠，不能说服，转而与张宗祥商量，张宗祥乃自告奋勇接过了任务。袁世凯命陈仪追蔡，而追蔡之信首先由蒋百里得悉，这才是张老自述的原意。

在关系反对帝制斗争成败的关键时刻，蔡锷的同谋者蒋百里为什么想到了一介书生的张宗祥？张宗祥又为什么慨然允诺，甘冒危险充当报警信使？原来，蒋、张是浙江海宁同乡，又是同庚。1898年年仅17岁的张宗祥就已与蒋百里在切磋学问，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正因为两人的友情非同一般，蒋才放心透露机密，张也毅然自告奋勇。

综上所述，张宗祥对反袁斗争的贡献是，在蔡锷行将转道日本赴滇的前夕，及时报警，挫败了袁世凯最后一次的追蔡阴谋。这就是这段历史的真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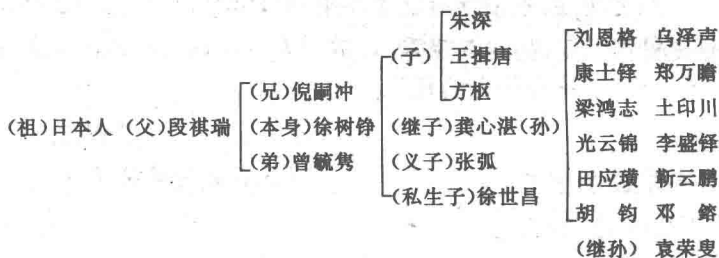
李性忠

(第6页为蔡锷照片)

一桩对民国总统的“名誉诽谤”案

1919年9月15日，上海《民国日报》刊载了一篇题为《安福世系表之说明》的“某君戏作”，以诙谐幽默、辛辣嘲讽的笔致揭露了安福系对外卖国，对内独裁的嘴脸，由此引出了一桩令人啼笑皆非的“名誉诽谤案”。

那么，这篇“戏作”到底写了些什么东西，以致对簿公堂。原来该文将安福系各主要人物加以分类，排成如下世系表：



并加以说明，指出安福系成立后，一味依靠日本人，与之订立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高徐济顺铁路借款合同，肆意出卖

国家主权，不言而喻，日本人是安福系的“祖”。该系以段祺瑞为首领，一切行动唯段马首是瞻，而段不亲自出面，显然为“老太爷”，为“父”。徐树铮为段的心腹干将，无论表面上还是事实上皆是“主体人物”，而王揖唐为安福国会众议院议长，代小徐出面组织，精心筹划，充任党魁，“非克家令子而何？”倪嗣冲自始至终协同徐“捣乱”，挟势力吓人，在小徐与靳云鹏争宠失意后又尽力为之排忧解难，自是“贤兄”无疑。曾毓隽主持党务，势力介于徐、王之间，“非弟而何？”朱深长司法部，与小徐关系极深，在其权限范围内处处承顺小徐，方枢前任国务院秘书长，即小徐替身，其为议和代表亦代表小徐，无疑，朱、方“皆佳儿也”。龚心湛原非安系，只因热心作官，投入门下，而安福系除用龚抵挡风浪以外，对他却不很爱惜，“恰合螟蛉子之地位”。张弧新近投入安福系，为安福系收买非法议员数十人，又竭力为王揖唐效劳，自是“新结拜之干儿也”。徐世昌为非法国会选举产生的总统，犹非正式结婚所生之子，“则为私生子亦无疑也”。至于其他人的地位皆在上述诸人之下，而皆有“承家分产之望”，“名之以孙亦宜也”。惟有袁荣叟本为研究系骨干，近投安福系门下，出任山东省教育厅长，“则螟蛉孙之得意者”。

这篇“惹祸”的文章发表后，北京政府恼羞成怒，遂委派穆安素律师为代表，向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起诉，指控《民国日报》“侮辱大总统及在职官员”，并票传该报经理邵仲辉（即邵力子）、总编辑叶楚傖二人到庭。10月1日，邵、叶二人延请林百架为辩护律师，自行投案。10月3日，法院开庭，首先由原告律师提出控告理由，接着邵、叶二位被告进行申辩。随后，双方律师在法庭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唇枪舌剑，互不相让。